

阿琼 著

纪实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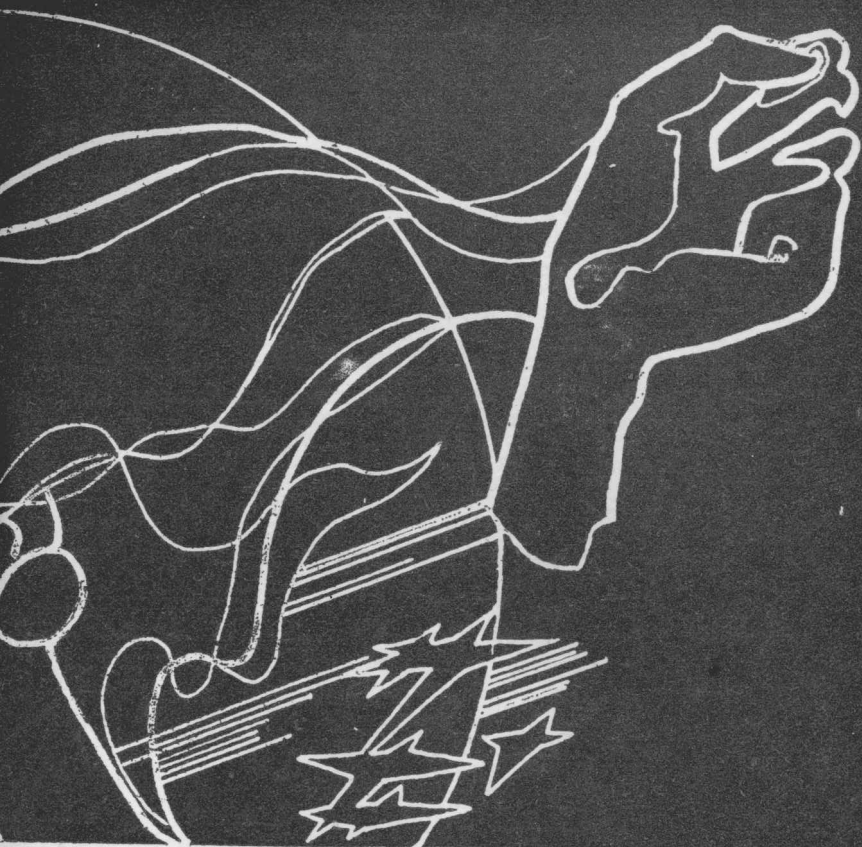
三十一个女囚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三十二个女囚





阿 琼 著

二十一个女囚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二十一个女囚

阿 琼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经销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内蒙古计划生育中心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139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内蒙古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5059—0767—0/1·519 定价：2.05元

301	 我余幽曲一醉中大醉而死	章十策
141	 前妻也回宫	章八策
261	 我余幽曲一醉中大醉而死	章六策
461	目 录 我余幽曲一醉中大醉而死	章十策
871	 我余幽曲一醉中大醉而死	章三策
11	 我余幽曲一醉中大醉而死	章一策
121	 “只此青”养生	章二策
131	 “只此青”养生	章三策
序	 我余幽曲一醉中大醉而死	章四策 1
引子	 我余幽曲一醉中大醉而死	章五策 3
第一部：哀叹调——剥开苦果的内核.....11		
第一章	一个堕落的女人.....	13
第二章	阴暗的魔影.....	24
第三章	“拉皮条”的女人.....	36
第四章	年轻的卖淫者.....	47
第五章	被金钱熏黑的灵魂.....	57
第六章	她沦落成娼妇.....	75
第二部：沉思录——一桩桩情杀案始末83		
第一章	一个杀死亲生女儿的母亲.....	85
第二章	飞向地狱的金凤凰.....	90
第三章	冤魂的哭诉.....	97
第四章	犯人恋.....	109
第五章	她亲手杀死了儿子.....	117
第六章	投毒杀夫.....	123

第七章	发生在大年初一的凶杀案.....	132
第八章	盲目的爱情.....	141
第九章	“死者”的起诉.....	152
第十章	金钱难买如意郎.....	164
第三部：广角镜——形形色色的女犯		173
第一章	新泪与旧怨结成的恨.....	175
第二章	生养“专业户”.....	181
第三章	女巫盗“神威”.....	186
第四章	不可捉摸的女人.....	191
第五章	法啊，法.....	196
后 语		202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3		第三章
4		第四章
5		第五章
6		第六章
7		第七章
8		第八章
9		第九章
10		第十章
11		第十一章
12		第十二章
13		第十三章
14		第十四章
15		第十五章
16		第十六章
17		第十七章
18		第十八章
19		第十九章
20		第二十章
21		第二十一章
22		第二十二章
23		第二十三章
24		第二十四章
25		第二十五章
26		第二十六章
27		第二十七章
28		第二十八章
29		第二十九章
30		第三十章
31		第三十一章
32		第三十二章
33		第三十三章
34		第三十四章
35		第三十五章
36		第三十六章
37		第三十七章
38		第三十八章
39		第三十九章
40		第四十章
41		第四十一章
42		第四十二章
43		第四十三章
44		第四十四章
45		第四十五章
46		第四十六章
47		第四十七章
48		第四十八章
49		第四十九章
50		第五十章
51		第五十一章
52		第五十二章
53		第五十三章
54		第五十四章
55		第五十五章
56		第五十六章
57		第五十七章
58		第五十八章
59		第五十九章
60		第六十章
61		第六十一章
62		第六十二章
63		第六十三章
64		第六十四章
65		第六十五章
66		第六十六章
67		第六十七章
68		第六十八章
69		第六十九章
70		第七十章
71		第七十一章
72		第七十二章
73		第七十三章
74		第七十四章
75		第七十五章
76		第七十六章
77		第七十七章
78		第七十八章
79		第七十九章
80		第八十章
81		第八十一章
82		第八十二章
83		第八十三章
84		第八十四章
85		第八十五章
86		第八十六章
87		第八十七章
88		第八十八章
89		第八十九章
90		第九十章
91		第九十一章
92		第九十二章
93		第九十三章
94		第九十四章
95		第九十五章
96		第九十六章
97		第九十七章
98		第九十八章
99		第九十九章
100		第一百章

们，在她们身上，我们完全看不到青春的气息，更看不到她们那曾经有过的美丽。她们那曾经有过的美丽，现在只剩下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和那一道道深深的泪痕。

她们那曾经有过的美丽，现在只剩下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和那一道道深深的泪痕。她们那曾经有过的美丽，现在只剩下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和那一道道深深的泪痕。

序

每年三月八日，当数以亿计的中国妇女们兴高采烈地欢度自己的节日的时候，也有为数不多也不少的那么一些女性，她们被囚禁在高高的大墙里面，失去了自由，正用劳动洗刷自己的罪恶。

这是一些身心被罪恶浸泡了的女性，是一些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安的女性。她们谋杀亲夫、投毒害命，流窜行窃、海盜淫，拐卖人口、为娼卖淫，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里有为非作歹的江洋大盗，也有“神通广大”的巫婆赌棍。如果把她们也称作“半边天”，那么，这“半边天”则是肮脏的昏暗的。人类是靠女性来繁衍后代而生生不息的，她们本来可以享受世间最崇高的称谓——“母亲”，可惜，无限膨胀的贪婪和肉欲之火，把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烧得一干二净。

展示在您面前的这部书淋漓尽致地剖析了二十一名女犯的骇人听闻的罪行。

请看：

少年时失身于歹徒的美丽姑娘，心理变态，甘愿为娼，先后与几十人奸宿，自诩“享尽了人间的欢乐”；

年仅十八岁的农村女青年，不满父亲为她包办的丈夫，用镐头将其活活砸死在贺喜路上，竟然感到去除了一块心病；

父亲奸污了患有神经病的女儿，作为母亲的她，为了不扬家丑，非但不投案，反而勒死了亲生骨肉；

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女教师，不满酗酒闹事的邻居，气昏了头脑，教具成了凶器，将那喷着酒气的脑袋劈得四分五裂；

更为叫人百思不解的是，一个伶牙利齿靠诈骗为生的女犯，入狱后居然数次致函管教人员，要求充分发挥她的聪明才智，派他去台湾搞“地下工作”！

疯狂的女性，罪恶的女性，难以理解的女性！这不是作家创作的故事，它血淋淋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了解了众多的女性罪犯，通过多种方法窥见了她们心底最隐秘的罪恶根源。令人吃惊的是，女性犯罪实施蓄谋之久，犯罪手段之残忍，既成事实后之坦然，与男性犯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本书的重心在于研究女性犯罪心理，因此，也就不囿于社会上流行的某些“法制文学”。尽管作品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女犯，记述了千奇百怪的犯罪事实，但遵循一条原则：不猎奇，不追求感官刺激，留给读者一些思考的余地。

如果这本书能给中国公民们——尤其是中国的女性公民们——一点法制教育的话，作者无疑会十分诚挚地说声“谢谢”。

“本书曾由……”

[illegible]

作为一家法制报社的记者，自然会有许多机会查阅和浏览犯罪案例，然而，能亲临其境到女监采访，这还是第一次。高兴之余却有些悻悻然。

我的向导是一位一句话不肯多说的大眼睛的中年女同胞。据介绍人介绍，她就是女监狱长。本以为都是女人，说起话来，问起问题来总会很方便的。谁想到，对方回答起来简单得恨不得只剩下点儿标点符号。诸如：“是。”“不是。”“没有！”“不错！”……完了！这能采访出个所以然来？趁上厕所的机会，我悄悄地溜出去，跑到总监办公室，找到了我的那位介绍人。一见面便是一番诉苦。介绍人笑了笑：“你把手伸出来！”

我順從地把手伸到他眼前。

“你看你手里拿着什么？”

“没什么呀！不就是一个小采访本、一根自来水钢笔吗？”

哈，“大眼”！（我心里暗暗给女监狱长起了一个绰号）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把装在衣兜里的微型录音机伪装好，

省得她觉察出来。

女监狱长的个子并不高，梳着齐耳的剪发头，直直的，齐齐的，一丝不乱。这与当今时髦的卷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当然，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她那张白皙的脸上镶着的那对大眼睛，象两潭深邃的湖水。她看见我急冲冲跑回来，大眼睛里荡起了几道警惕的波纹。

我赶紧解释：“大概是今天早晨吃得不合适了……”

“大眼”瞪了我一眼。

我说了半截的话噎住了。我差点儿忘了，介绍人曾对我说过，“大眼”原先当过女侦探。我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岂能瞒过她的那对大眼睛？还有……我不由得紧张地把手伸进衣兜里，摸了一下。

我的脸红了。

糟糕！我的头都不敢抬起来了，跟在她身边走，好象也成了犯人。

“算我不肖记者！”我心里对自己说，“还是老老实实在她说了吧！”

于是，我把我的采访计划详细地向她全盘托出。

她那对大眼睛忽闪了一下，说话变得出乎意料地痛快：

“这还差不多！这样吧，只采访一天，时间对你来说有点儿仓促。我给你安排个三部曲。”

“哪三部曲？”

“上午，你和几个犯人聊聊。她们都很年轻又有文化，却是一群法盲。关键是作为一个女人，把最宝贵的东西丢了！中午，趁她们休息，你可以看一些案例，了解一下由于婚姻的不如意而造成的恶果，她们都是些文盲加法盲。下午，我带你

去犯人劳动改造的工厂‘新生被服厂’，看几个杀人犯。女人起杀心，常常比男人有办法，但大都需要男人的帮忙……”

我对“大眼”真有些刮目相看了。只是，她说话的时候，脸上一点儿也不带有感情色彩，好象一个食堂管理员向我介绍一天的伙食安排，早点吃些啥，中午炒几个菜，晚餐食谱是什么一样。

可我，早已垂涎欲滴了！

“报告！”背后传来一声有些沙哑又小心翼翼的报告声。我和“大眼”同时回过了头。

离我们几步之遥站着一个中年妇女，灰色的上衣，剪发头。对了，“大眼”已经向我介绍过了，女犯的头型都是齐耳的剪发头。可她自己为什么也剪成与她们同样的头型呢？为了拉近距离？笑话！这可不是谁愿意干的事儿！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犯人拉近乎。这个问题不容我多想，女犯的话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她上前，递给我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信封，说：“监狱长，您找我。”她的声音很清脆，标准的北京口音。

“把你们组的人叫回号子里来！”“大眼”的声音很威严，面都象铁一般毫不动容。

“是！”那女犯转身跑步走了。临走前大胆地瞥了我一眼。我发现，这女人的两条腿很短，还有点罗圈，腰部浑圆，跑起来艰难地左右扭动着。

那女犯转身跑步走了。临走前大胆地瞥了我一眼。我发现，这女人的两条腿很短，还有点罗圈，腰部浑圆，跑起来艰难地左右扭动着。

“她是北京人，对吗？”我颇为得意地问“大眼”。

“是。”

“来，出道题考考你。我问你，北京人为什么爱说‘您’？”

“流氓罪。”然后，王副队长说：“王副队长说，人犯公……”“大眼”说话又开始从简了，这些在人们出常常，心平气和地说：“就她那个我怀疑地回过味去，不由地顺着她那丑陋的背影，向前眼瞥瞥，全身一个寒战，连眼睛也带带不出其一点，一副副会“大眼”冷笑了一下，说：“她原来也是北京知青青年！”她把“也”字说得很重。

我吃惊地看了她一眼，说：“大眼”你真有你的！真好家伙！那对大眼睛如同两把大挖勺。

走进女号，眼前出现两溜顺山炕，每溜顺山炕整齐地铺着木套褥。两炕之间立着香木柜，柜里面摆满了饭盒、瓷碗、勺子，也是干干净净的，用一块半透明的白布苫住。不知道的人走进这个屋，哪能看出这是个监狱，倒象个集体宿舍。王副队长说：“王副队长说，人犯公……”“大眼”不知怎么，我想起六八年我从北京到内蒙古插队时知青宿舍的情景。样式大体和这个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那时我们只有一溜顺山炕，还有一个做饭、烧炕的处。当然，犯人是不需要做饭的。看上去，她们比我们那会儿卫生得多。床单、被褥都是白色的，枕巾铺得很考究，也很清静。可见她们平日里经常洗头、洗澡的。还有一条不一样，那时我们在屋里贴红学标语，写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争取当好无产阶级接班人。”而这里写的却是：“认真改造，争取早日做新人！”“想什么呢？”“大眼”突然问我。王副队长说：“王副队长说，人犯公……”“没，没什么！”我回答时一定很慌乱。王副队长说：“想起插队时候的情景了吧？”“大眼”根本不去理会我，按照自己的思维说出来。

“你？你怎么知道？”这一回，我的眼睛一定瞪得比她

还大。我看得出来嘛！我也插过队呀！”她说完，微微一笑。这是我来这里后看到的她的第一个笑容。虽然只是微微的，却在我的心海里撩起一朵浪花。

“天，我怎么忽略了？”她也说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呀！

“这么说，咱们两是插友了？”话一出口，又有些后悔。我断定，跟她这样的人拉近乎，她是不会买帐的。没想到，她却热情地拉住了我的手，往炕上指：“上炕吧，随便坐！反正你也不用记录，不然，我还得给你找个小炕桌来。”

我叹服了！不由地用手叉去摸我的衣兜。就在这时，一个女犯风风火火撞开门闯了进来。她虽然也剪着短发，却七长八短，向四面炸开，象一团蓬乱的干草。脸上满是皱纹，纹路不深，却不规则，让人很难辨认出她的实际年龄。大概是一路上跑得太急，额头上沁出一颗颗细小的汗珠。她先是向我瞪大眼睛，嘿嘿一笑，露出两排又大又长的黄牙。很明显，那是被烟熏黄的。老烟鬼！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她反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连连嘿嘿，嘿嘿笑了好几声。突然，“哎呀”一声，双手捂住小肚子，蹲了下来。

“张二女！”“大眼”恼恨地喊了一声。

“有！”那女犯低着头应着。

“站起来！”

女犯把两腿一并，慢慢地立起身。

“别犯德性了！赶快到厕所换裤子去！换完后回车间干活，别回来了！”

我这才看见，她的裤裆全湿了，还滴滴嗒嗒往外渗黄水。她磨磨蹭蹭从最边上的一个褥子底下抽出一条黑裤子，又磨磨蹭蹭地向外走。走到门口，仍恼不甘心地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妈的！”“大眼”冒出一句粗话，“这女人真流氓！一见男人就尿一裤子。这下可好，见了男人也尿裤子，没治了！”她骂着，盯着那女犯的背影。可我看得出，那大眼睛里似乎埋藏着一段不寻常的散事，不禁为这个老女人的离去有些惋惜起来。

门外，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我想，这一定是“大眼”安排的三部曲的顺序马上就要开始了。先进来的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半老女犯人，和那个尿裤子的老太婆相反，大有目中无人的神态，两眼眯缝着，满面笑意，又无所谓的样子，就象屋里没有人一样走了进来。快到跟前，才向“大眼”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监狱长！”

紧跟在后面的是个年轻的姑娘，白白净净的，瓜子型的脸蛋，很耐看。若不是把头发剪得那么短，而是修饰成曲卷的披肩发，再走到大街上，一定是个招徕小伙子青睐的时髦女郎。其实，我也知道，她早已不是什么处女了，可一见她那略带羞涩的表情，竟一时不愿相信站在眼前的是个犯了流氓罪行的女犯。

第三个大约不到三十岁，一脸苦相，茫然不知所措地跟在人群后。

第四个最年轻，顶多二十岁出头，脸色很黑，身子也很壮实，大概有小子粗活干出来的。

走在最后的是那个“知青”，看上去象老三届初中毕业

生。

除了第一个女犯毫不在乎地坐在炕沿上外，其余的几个只敢半倚半靠在那里。

“大眼”简单地把介绍了一下，然后命令她们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褥子上。

“听着，当记者问你们什么，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在地讲，不许掺半点儿假，如果谁不老实，告诉你们，我不愁不知道。”她下意识地瞟了我的衣兜一眼。

行啊，“大眼”！原来你的鬼点子都在这里。我的紧张感完全消失了，不由地背着她们窃窃地一笑。

“大眼”却依旧绷着脸，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像个老相识一样。那大眼睛在暗示我：“我走了，我在这儿，她们会有顾虑的。”临走前又暗示我：“别把那玩艺儿掏出来，不然，她们可会耍滑头了！”

我向她使劲儿点了点头，由衷地感激她。

她仍旧不露声色，一副漠然地离开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我的采访对象们。

她们默不作声地倚在床边，气氛一下子显得冷清起来。

中年女犯不安分地东张西望，偶尔用游移不定的眼光扫我一眼，似乎在提醒我，她可是见过世面，什么都不在乎的人；

那个瓜子脸的年轻姑娘用手摆弄着衣角，显得有些拘谨；北京知青几次用乞求的眼光盯住我，一只手下意识地扭紧了褥单，好象有什么要紧话非讲不可；

另外两个女犯人眼睛一直呆呆地望着屋里那条“认真改造……”的标语走神。看得出，她们的心已经沉重得冰冷、

麻木了。

今天真是几个难得的典型！采访第一天的开端竟如此顺利，实在太幸运了。

然而，可是我的心情却格外沉重。她们面前本应该是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是什么原因，使她们从阳光灿烂的世界跌入黑暗深渊？是社会、家庭的某些不公把挤压所致？还是人的灵魂中所潜藏的劣根性的自然的流露？或许，她们的命运之舟中，还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冤屈？我想，这里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罪人”……

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个世界。我相信，她们一旦开启这世界的大门，一定会令人大吃一惊。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是一部很有思考价值的社会教科书。我期待着，投给她们以诚恳不鼓励的目光。”

我把手伸进衣兜里，轻轻地按了一下那微型录音机的键子……

……

第一部

哀叹调——剥开苦果的内核

